

〈第一串—女巫Saga〉

你原本是個普通的公河旅人，旅行到下面這個嘆的時候，你領了聖名成為女巫。

<https://www.plurk.com/p/3gn3om1ftw>

成為了女巫的你歷經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從河馬手下逃出這個嘆。

逃出來後的你縮在豹一間廢棄的冰屋角落，一邊發抖一邊越想越氣，憑什麼都是女巫被燒，明明原嘆裡面有好幾個男巫冒出來都沒事。

你決定和河馬合作燒了那些男巫。

可是河馬一見到女巫就燒紅了眼，你要怎麼說服他放下燒女巫的屠刀，火把霍霍向男巫呢？

你在卡樹的樹洞裡翻到一本破舊的魔法書，裡面寫著獻祭男巫的河馬能獲得法力，獻祭女巫則不行。

雖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你決定用這個資訊賭一把。

你冒著生命危險回到原嘆，河馬一見到你就舉起火把，你連忙高喊這個資訊，並說：「河馬！我們一起獻祭所有的男巫獲得力量吧！」



：「我要燒滿一打女巫再確定你說的是真是假。現在就差你一個了。」

河馬沒有直接買帳，步步逼近，你很難就這樣逃掉，你只能朝著原嘆和公河那些看熱鬧的旅人旅動物旅食物大聲呼救。

一道身影站出來擋在你和河馬之間。

主管颯爽登場，他站在你和河馬之間，左手插腰、右手指著河馬的寬鼻子，開始輸出一頓慣老闆語錄：「你！你怎麼連這個都不懂還要教！讓你做是給你機會學習，我年輕時也是這樣苦過來的，你不爽不要做啊！」

你愣住了，河馬好像也不知道該怎麼應對慣老闆，三人(?)一線定在那裡。

「別傻愣在那裡，快走！」這時兩個人一左一右架住你的手臂，把你扔上掃帚準備飛離現場，你看見他們的衣袍上寫著「倖存女巫互助協會」。

你只來得及回頭看主管一眼。

你看見河馬面無表情地點燃了主管。燒焦味飄過來，你有點餓了。

「我……我一定會幫你報仇的，主管！」

你抹了抹鱷魚的眼淚，回頭對兩位倖存女巫協會的女巫問道：「我們這是要去哪裡？」

「去我們的藏身之處。河馬的勢力暫時還沒燒到那裡。」

你被帶到位於瀑布後面的秘密基地。你發現在傾瀉而下的水簾之中，許多西瓜、苦瓜和看起來像是狐寶布布的東西摻雜其中。

「這座瀑布難道是……」

帶你來的女巫之一點點頭，「沒錯，我們在公河的上游，公河裡的瓜和各式各樣的奇聞軼事會吸引好事者的注意，保護我們不被發現。」

女巫領你面見協會會長，竟是一個小女孩。

「這位是二樓女巫的轉世，被河馬燒死後又成為了女巫。」

會長歡迎你的到來，向你講述這已經是第二代協會，原本成立互助協會的人在嘆神的旨意下倒戈成女巫河馬燒都燒黨。

你不禁感嘆嘆神的任性。

「你加入得正好，我們正準備對河馬放置小男孩炸彈。」

你正好在喝他們端給你的茶水，聞言一下全噴在協會長臉上，「小、小男孩？」

你以為自己獻祭男巫的打算已經很邪惡了，沒想到這些女巫還想獻祭小男孩？

協會長默默地用布擦乾了臉才說：「是指原子彈。我們跟隔壁AK47女巫借來的。」

「喔、喔，這樣啊。」你為你的無知羞紅了臉，只好努力接續話題，「要在哪裡放置？如果放回原嘆，會炸到很多無辜的旅人旅動物旅食物吧。」

至於那些男巫，炸了就炸了。

「我們會放置誘餌引河馬出來。」

「這不還是用上小男孩了嗎！」看到他們準備的「誘餌」，你一句吐槽沒忍住噴了出來。

那是一個真正的小男孩，最好的正太年華。

「這是我們從獵巫遊戲的森林綁來的正太男巫，而且經過剪刀石頭布占卜，嘆神認為這是最有機會引出河馬的誘餌。」

正太男巫。你在對男巫的憎恨和對正太的憐惜之間糾結不已，最後還是順著他們的計劃進行。

協會找到了一處因為瓜主炸嘆而空出來的空地，把小男孩綁在了空地中間，並在空中準備好小男孩炸彈。

河馬居然真的出現了！

「嘿嘿嘿正太！」河馬一邊這麼喊著一邊衝出來。

噫！這河馬的皮下面是鵝叔嗎？你不忍直視想閉上眼睛，但這是歷史性的一幕，作為女巫有責任見證。

小男孩炸彈掉落了下來。

『你炸了一個我，還有千千万萬個我！』

爆炸的火光之中，你聽見無數聲音交疊說著這句話，奇異地穿透震耳欲聾的爆炸聲而來。

當煙霧粉塵散去，你和其他女巫們看見炸彈的坑洞周圍有一片灰壓壓的東西，再把掃帚飛得靠近一些觀察，那竟是——

「河馬！是河馬大軍！！」其中一位女巫驚慌地叫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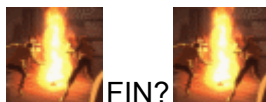
小男孩確實炸死了許多河馬，但靠近炸彈中心的河馬形成了堅硬的牆，保護外圈河馬不被傷害。活下來的河馬紛紛抬起頭，他們舉起火把，那成片的火光竟比剛才的爆炸更加刺眼。

你怔怔地看著這絕望的景色。

「該死的正太控。」

你冷冷地說，一想到這滿地河馬都是被正太吸引來的，你就禁不住自己想要燒死他們的衝動。

女巫與河馬的戰爭還未結束，你與正太控與男巫的戰爭也才正要開始。



〈第二串—男巫**Saga**〉

你原本是個普通的公河旅人，旅行到下面這個嘆的時候，你領了聖名成為男巫。

<https://www.plurk.com/p/3gn3om1ftw>

一開始一切都很好，河馬對你沒有興趣，但隨著時間推移，事態開始產生改變。這天你正走在公河邊，忽然一陣烤肉味迎風飄來。

嘆民素來喜歡美食，尤其時間越晚宵夜嘆越多。想想之前那個讓你變成男巫的嘆，也不知不覺都在談食物，所以你很久沒回那嘆去看看了。

你瞧一眼手錶，蟹堡時間還沒到。不知道這個烤肉味是烤什麼發出來的，很香，聞起來不會太膩。

你決定去湊湊熱鬧，循著香味去卻驚恐地看見一隻河馬正在燒烤某種人形的東西，你原本以為只是又在烤女巫，定睛一看，烤肉架上的女巫肚子裡被塞了一個小男孩。

你立刻回頭衝到公河邊大吐特吐。

這個畫面實在太驚悚了，應該要上標才對，你反胃到一時想不起自己有沒有遮蔽成人內容，不管有沒有，你身為一個好嘆民好旅人應該要去舉報那隻沒上標的河馬。

話說回來，從什麼時候開始河馬除了女巫之外連小男孩都烤了？你不過就是最近比較少當旅人，怎麼世界變化得這麼快？

你一邊想著這些雜七雜八的事，一邊吐得天昏地暗。

「這裡不能嘔吐喔。」一個聲音說道。

你抬起頭，原來是嘆浪辦公室的小編辦辦。辦辦善良地遞給你一條橘色手帕。

「謝謝。抱歉，我不是故意吐在公河的。」你擦擦嘴巴，然後呼地想起要緊事，「那隻河馬！我要舉報——」

你拉著辦辦轉身，河馬和R18烤肉架已經不見蹤影，烤肉香也完全消散。

「怎麼了嗎？」辦辦歪著頭看你。

「剛剛這裡有違反嘆浪守則的東西！幾分鐘前還在的。」你很是氣餒，「他一定是炸嘆了！不知道有沒有旅人備份……」

「有需要幫助請一定聯絡我們喔。」辦辦給你一個友善的微笑就走掉了。

你趕緊發嘆詢問有沒有旅人一樣看到了那不可言述的畫面，為了確保觸及率，你加上#karmago 和各種熱門tag。

『#吉伊卡哇 #david #livily #苦瓜大學 #棉花娃 #プロセカ #黏土 #排球 #咒術 #轉蛋 #逆轉.....占tag抱歉，急問有沒有人看到——』

你抱著被炎上的覺悟用了很多排行榜上的tag，經過一番焦急等待，有19人看到了那個畫面。

其中幾個熱心的旅人告訴了你，你不在公河時發生過女巫河馬大戰，這之中的細節解開了你的一些疑惑，包含河馬對小男孩的興趣。

「為什麼沒有人去舉報河馬呢？」你很疑惑。

「我還沒來得及舉報就不見了。」

「狐也是！」

「豹其實看到了不只一次，但每次都一下就不見了。」

旅人旅動物們此起彼落地說著同一件事：河馬到處在幹這種驚世駭俗的舉動，但又消失得飛快。

整件事情變得又驚悚又懸疑，但你現在沒空多加思考，因為tag警察此時已經找上門來，指責你不該占tag。你不想惹事，想問的事情也已經問到了，只得像那隻、或者那些河馬一樣，刪嘆跑路。

刪嘆之前，一個全身包得看不出他是旅人旅動物還是旅食物的嘆民留下一句令你在意的話：

「你 下一個」

多麼可怕的一句話，甚至沒有標點符號。

這是什麼意思，難道你成為河馬的下一個目標了嗎？

這句話令你輾轉反側、徹夜難眠，每每閉上雙眼那恐怖的燒烤畫面就會浮現在你眼前。當天空泛起第一抹晨光時，你勉強睡了過去，夢中果然又是同一個畫面，只是女巫那張死不瞑目的臉好像有點古怪——不，燒烤架上的女巫被替換成了自己！

你流了一身冷汗驚醒，這樣下去不行！

但你只是勢單力薄的男巫，該尋求組織性的幫助了。



你敲響了壽山動物園的大門。

邪門的河馬到頭來還是河馬！術業有專攻，找動物園來治河馬一定不會錯！

「動物園的河馬已經很習慣人類了，工作人員也知道怎麼樣比較不會激怒河馬。」園方很歡迎一般大眾了解動物知識，「野生的河馬就不一樣了，牠們是非洲大陸最危險的動物之一，脾氣暴躁且攻擊力強。」

你邊聽工作人員解釋邊記著筆記。河馬的皮和皮下脂肪很厚，噸位又大，平常就算是獅子也不會去挑戰河馬。因此，活捉野生河馬一般是採取被動捕捉，放置誘餌和圍欄，耗費時間也考驗圍欄的堅固程度，非常麻煩。

聽起來之前的女巫河馬大戰已經走在正確的道路上了，她們也是採取使用誘餌的遠攻。

「那如果……不需要活捉呢？」

工作人員皺起眉頭，「本園不鼓勵傷害野生動物。」

你其實也沒有很確定自己想幹掉河馬，就因為那句不明所以的話。搞不好那個旅生物根本只是來亂的，目前更沒有明確消息指出河馬開始把男巫也當作目標。

「最近你們年輕人是流行河馬相關的東西嗎？其實你不是第一個來動物園問這些的人了。」

你抓著腦袋苦惱地離開壽山動物園。你不知道，在你看不見的角落，一個身影正望著你踏出大門。那個身影退去偽裝，露出灰粉色皮膚和圓桶狀的身軀。

身影勾起一抹冷笑。



又是睡眠不足的一日，你實在怕了河馬或任何來路不明的東西，但一顆焦慮的心總是忍不住跑到公河來看看哪裡又發生了什麼事、大家又在吵什麼、或者看鵝叔和苦瓜互毆也不錯。

此時的公河正流行火雞年菜，某些嘆裡的turkey被追得滿街跑，就像當初大家喊著要燒女巫時一樣。

嘆浪就是這樣，總是一陣陣的。你蹲在河邊單手撐著下巴，看旅人們抓火雞抓得雞飛狗跳，時不時曬一些看起來很好吃的照片。

你看得出神，沒注意到身後有人拿著布袋靠近。

下一秒，你眼前一黑。

「你 下一個」

這句話似乎又迴響在耳邊。



「哼哼哈哈！」

伴隨著狂野的笑聲，布袋被揭了開來。能看清楚綁架犯後，你的心裡矛盾地泛起一絲安心，因為對方不是令你擔驚受怕的河馬，而是一位女巫。

「為什麼綁架我？」你以為男巫跟女巫就算算不上同陣營也不該是敵對關係，「之前那個恐嚇我的旅人也是你嗎？」

你接連問了幾個縈繞你心頭幾天的問題，但女巫卻像聽不見似的，時而發出奇怪的笑聲，時而一個勁地在旁邊不知道鼓搗些什麼。

對話無效，你開始觀察四周。此時你手腳都被綁住，躺在一方石桌上，你能看見的部分刻了些看不懂的文字線條。這裡似乎是室外，天色不知何時已經入夜，光源來自周圍插著的火把。

石桌旁邊還有一張桌子，上頭擺著瓶瓶罐罐和五顏六色的粉末，女巫就是在那裡翻弄東西，嘴裡唸著……你聽不太清楚……好像是「偉大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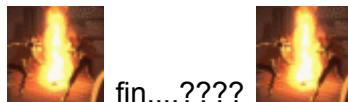
你對詭異的現狀感到害怕，方才那一絲安心早就沒了蹤影。女巫到底想做什麼？你接下來會被怎麼樣？

過了不知多久，女巫終於又轉過身來面對你，手中赫然是一把寒光凜凜的小刀。

女巫舉起小刀高喊：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女巫說完，毫不留情地對你揮下了手中的刀刃——



〈第三串—河馬Saga〉

你原本是個普通的公河旅人，在旅行到下面這嘆的時候，領了聖名成為河馬。

<https://www.plurk.com/p/3gn3om1ftw>

哇太讚了！你興奮地舉起火把，四處看了一下公河，覺得河馬要不都在燒女巫，要不在燒女巫的途中不小心燒到男巫，還有一些莫名其妙在燒正太的同類。難得成為河馬，你要做一隻特別的河馬，直接燒男巫！

你是一隻成熟的河馬，你應該要能自己收成新男巫，而不是去抓那些已經變成男巫的傢伙。

思來想去，還是食物照片嘆最能吸引嘆民，還能順使用那些圖片傷害很多路過的旅生物，一石好多鳥，快樂！

你邊吃吳柏毅來免疫照片傷害邊等，不到一百樓就等到了男巫，今天是你的吉日！

你立刻脫去偽裝、露出河馬真身、舉起你的專屬火把，直直向端著火雞年菜圖的男巫衝去。

「太棒了，可以吃河馬肉了！」

跟你預料中的反應不同，這個男巫非但沒有驚慌失措，居然還放下火雞，從袍子裡亮出一把刀。

什麼物理男巫呀，這跟說好的不一樣！

『哩哩哩哩噹噹』

寶可夢的8bit戰鬥音樂響起，野生 男巫 出現了！

戰鬥面板如時浮出來：

你的攻擊力：54.5

你的防禦力：31.5

你的血量：13

男巫的攻擊力：44.5

男巫的防禦力：50

男巫的血量：39.5

什麼啊，這個血量差距！而且男巫不只血量多，皮還厚！你前幾天看的安價明明說河馬皮比較厚的！

但你是這裡的嘍主，還是河馬，怎麼也得有點優勢吧，而且首戰就逃跑也太難看了，你剛誕生的河馬自尊不允許你按下逃跑鍵。

在這懸殊的面板差距下，你決定先發制人，你把你的專屬火把向男巫用力扔去，沒想到防禦50的男巫居然舉起烤火雞擋下了這發攻擊。

噴濺的火星造成 4.5 點的傷害。

火把克制男巫 屬性加成  點傷害。

男巫剩下 16 點血量。

哼哼，總算勢均力敵了吧？你慶幸自己計畫通。

男巫根本沒有要跟你打點數回合制。男巫冷笑一聲，反手扔出一個小男孩。

這招你看過，你的一大批河馬前輩就是這麼敗的，可是你自知對正太或小男孩都沒興趣，這一波無傷——



忽然，你的身子抽動了一下。

不、不可能！

你完全控制不了自己地朝小男孩衝了過去，甚至還發出「嘿嘿嘿」的下流笑聲，男巫也得意地舉起刀子等著你自投羅網。

你該怎麼辦？！還是有誰能夠救救你啊？！

就在你眼看就要撞在男巫的刀口上時，一個跟你相似的身影倏地從旁邊殺出來，把你撞離原來的路徑和命運，一邊發出比你不受控的「嘿嘿嘿」還要下流三萬倍的「嘿嘿嘿」衝向小男孩。

其結局可想而知。

『啪噠。』

小小的血色煙火綻開。

「好欸，河馬大餐到手。」男巫開心地現場處理起獵物，偶然抬頭見你還呆愣在那裡，撇撇嘴說：「怎麼，你也想加入嗎？我家的冰箱應該還能冰得下。」

你這才回過神，搖搖頭退出了這嘆。

燒男巫首戰大失利，這條公河對現在的你來說似乎太兇險了，你決定去河道的對岸修練修練再回來。

你苦練火把投擲、每天伏地挺身三百下、做了一千個稻草人男巫對它們又踢又打偶爾燒掉一些。你對著搜來的小男孩圖，每天打坐兩小時，反覆對自己唸著：「我不是正太控我不是正太控……」

經過七七四十九天，你覺得自己應該提升了不少。

這次燒男巫絕對不能再失敗，否則你的河馬臉都要丟光光，會被鵝叔和苦瓜笑死。單獨魯莽行動風險比較高，該回到公河尋找隊友了！

但你有點擔心再碰到那些正太控河馬會產生不好的影響，而且聽說最近有奇怪的喪屍河馬出沒，該不會是之前被炸死的那些正太控吧？一定要設法遠離他們。

鑒於你燒男巫的目標獨特，你覺得還是以「燒男巫、拒絕正太控」為口號募集隊友會比較好。

在你的努力尋找下，兩位新同伴加入了你的燒男巫陣營。你覺得彼此應該稍微認識一下，但現在的氣氛實在尷尬到不行。

「為什麼會有女巫在這裡？」同伴一號，那個長相俊俏的大俠蹙眉問道。

「欸、其實我也想問？」你看著同伴二號，那個應是你大多同類燃燒目標的女巫。

「我與更欠燒的男巫和正太控誓不兩立。」女巫環著雙臂說道，「我剛成為女巫就想跟河馬合作，但我找的那隻河馬對燒男巫沒興趣。而你，正好，想燒男巫又不歡迎正太控。」

「我還以為女巫跟男巫是一個陣營的……」

「哈。」女巫冷笑一聲，這個笑解釋了一切。

「那你又是為什麼想燒男巫？」你轉過身（因為現在的身體很難只轉頭），翻了翻手中的履歷表，「呃、會黯然消魂掌的神鵬大俠？」

大俠聳聳肩，「聽說黯然消魂掌的進階版秘笈在男巫手上，不知道是哪個男巫所以都燒燒看。」

真隨意啊，好吧，基本上也只是個愉快犯的你沒資格說人家什麼。

總之現在你變強了、同伴也有了，是時候燒男巫囉！

女巫手上的線報說，苦瓜王國裡疑似有一群男巫在集會結社，你們商量一下後決定從那裡開始著手。

來到苦瓜王國門口，守衛簡單檢查一下你們之後，遞給你們一根球棒。



「這是做什麼用的？」入國紀念品？

守衛搖搖頭，指著大門邊放著的幾個的一比一鵝叔娃娃，「最後一道檢查，請你們痛揍這個娃娃。」

你們不明所以地照做，把鵝叔娃娃裡的絨毛都揍出來後，守衛放行了。

看著苦瓜王國裡來來去去的苦瓜咪，男巫都在哪裡呢？

「我之前有幾次燒男巫是在披薩店碰到的，要不試試？」大俠提議道。

你覺得不試白不試，扛上點了火的球棒就往披薩店去。到了苦瓜王國最受歡迎的披薩店裡，果然看見一群男巫。

「河馬肉披薩最近缺貨欸，燒烤女巫披薩聽說是現在賣最好的，要不要吃吃看？」

這是你們走近那桌男巫後聽到的第一句話。

『吃啥，看我把你們烤了做成披薩！』

「黯然消魂掌進階版秘笈交出來！」

大俠注意到自己的話跟你和女巫撞在一起後，不好意思地看了你們一眼，「抱歉，我下次會跟你們喊一樣的。」

見到你們擺出的攻擊架式，男巫們紛紛放下披薩，BBQ大戰第二回合，開打！

『砰！』的一聲，披薩店的大門在你們身後關上，連鐵捲門都拉下來了。店裡的幾個苦瓜一個個脫去苦瓜皮，露出底下的男巫真身，連櫃檯後的店員和廚師都是男巫。

你們這是直搗賊窩了！一下情況就變成略有把握變成眾敵環伺，退路也被掐斷。

「沒想到食材會自己送上門。」男巫們一人摸出一口平底鍋，有些人直接就扔了過來，披薩店裡對手下起了平底鍋雨。

「黯然消魂掌—杞人憂天！」大俠大喝一聲，那些平底鍋被大俠的快掌一一擊飛。他的掌功真的非常厲害，一連好幾式把男巫打得節節敗退（雖然招式名聽起來非常悲哀）。

「趁大俠絆住他們，快把你能對男巫造成額外傷害的的火把綁上來。」女巫掏出許多掃帚說道。

你們埋頭努力綁武器，一會，有人突然喊道：「放貓！」

櫃檯方向的男巫放出十來隻黑貓，大俠的快掌霎時就停了，他一步步後退，任由那些貓跳到他身上，痛苦地大喊：「你們這些卑鄙小人！竟然用無辜的貓貓當成武器！」

看來得靠你和女巫撐住了。你們在彼此的眼裡找到共識。這時火把也綁得差不多，女巫揮動雙手，那些掃帚隨著指令飛起，衝撞向舉著平底鍋從四面八方襲擊上來的男巫。

這套合體技十分有效，這群男巫也沒有都像你當初碰到的男巫那麼強，越來越多男巫被火把點燃。

「哈哈哈哈哈！」你大笑出來，感覺辛苦修練總算得到回報。

「別爽過頭，差不多該想辦法撤離了。」女巫提醒，就算這裡算是旗艦店，空間不小，也很快變得像烤箱一樣。

「我去砸破鐵捲門！」大俠是對貓下不了手，但對鐵捲門還是沒問題的。

「好吧。」你還想繼續燒燒燒，不過女巫說得對，這樣下去會把自己都一起烤熟。

「別想就這樣了事！」男巫又扔出東西，你正想說貓咪對你這種沒良心的愉快犯沒用，卻在看清那「東西」後僵住了。

那是哈利波特，第一集的年紀，妥妥的正太。

你全力壓抑自己想衝過去的衝動，到底為什麼，你明明不是正太控的，你那七七四十九天的冥想訓練難道一點用都沒有嗎？河馬就一定要是正太控嗎？被正太引誘然後被殺死，這是你逃不掉的命運嗎？

幸虧，你這次有同伴。

女巫和大俠一左一右抓住你，硬是把你拖出了大俠砸出的出口。



女巫用掃帚帶你們飛離苦瓜王國，來到一座宏偉的城堡，找了一間開始來像是醫務室的房間治療剛剛戰鬥中受的大小傷。

「這是哪裡？」

「霍格華茲。」

「怎麼看起來跟電影不一樣？」

「華納版權抓很兇，不能用一樣的。」

「這裡怎麼沒人啊？」

「哈利波特都被丟出來了，你還指望這裡有人？」

「可是啊——」你還想扯點什麼，卻被女巫嚴肅的表情打斷。

「不要試圖轉移我的注意力，老實說，你剛剛是不是對哈(小)利(男)波(孩)特起反應了？」女巫眯起眼睛，「你明明說自己不是正太控？」

「我真的不是！真的！」你焦急地想解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自從變成河馬以後，只要看到有人扔出小男孩，我的身體就不受控制了。」

聞言，女巫的表情沉了又沉，你不大確定那個表情到底是對你感到噁心還是對現狀感到煩躁。

「我們被苦瓜王國通緝了！」身體強健的大俠只簡單包紮就出去望風，這會正帶消息回來，「那些男巫誣陷我們造成破壞，苦瓜在公河勢力強大，恐怕我們一時半會不好行動。」

「嚴格來說他們不算誣陷，只是把自己摘乾淨了，然後把鍋全甩我們頭上。」女巫撇起嘴，「好吧，趁著我們還在霍格華茲，去禁書區尋找讓你不會對小男孩起反應的方法吧。」

雖然這裡沒人了，魔法書還是好好地待在圖書館的書架上，你們輕而易舉地進入禁書區。

你和女巫努力翻著書，對魔法完全不懂的大俠就自己找找武林秘笈。

「快看，這裡寫的東西可能有幫助！」

你們找到一本《男巫與燒烤的起源》，裡面赫然寫著想要擺脫這種正太詛咒，首先要找到一個手上沒有正太的男巫。

「後面還有詳細教學和道具購買網址！」你興奮地翻開下一頁，卻發現後面幾頁除了道具購買網址以外都是空白，「搞啥啊，詳細教學呢？」

「這是一本魔法書，應該要執行完前一步才會出現後面。」女巫把網址輸進手機瀏覽器，「我們先把道具給買了吧。」

你失望地「喔」了一聲，頭探出書架詢問：「大俠，你那裡秘笈找得怎麼樣啊？」

「沒、沒有，這裡沒有什麼秘笈。」大俠回道，不知為何語氣有點慌忙。

女巫網購了道具，你們接下來怎麼突破苦瓜的通緝去找手上沒正太的男巫？

為了不被苦瓜發現，你們穿上苦瓜皮偽裝成苦瓜，回到一片狼藉的披薩店附近收集情報。

「這次損失不少同伴啊。」

「應該早點把小男孩丟出來。」

「可是他們除了河馬和那個怪大俠以外還有女巫，小男孩對女巫又沒用。」

你耳尖地在吃瓜群眾中捕捉到幾個苦瓜交談的內容，那些苦瓜絕對是男巫假扮的！

「不管怎麼樣，現在小男孩已經是大部分男巫女巫人手好幾個的自保配備了。」

萬事休矣嗎……不！你身旁這位女巫就沒有小男孩，一定也有沒有小男孩的男巫，你不能這麼簡單就放棄。

「你們聽說了嗎？有個男巫厭童。」

「這樣被河馬盯上不是就沒殺手鐮了嗎？」

「所以我們把他送去可愛小男孩的專屬幼兒園區了，看他有沒有機會克服障礙，這也是為了他自己好。」

好消息，有男巫厭童，他絕對沒有小男孩。

壞消息，男巫被放在都是小男孩的地方。

你還沒解除詛咒，根本沒辦法接近這個什麼幼兒園區，可是只讓女巫和大俠跑一趟又不安心，萬一他們直接就把男巫燒了可怎麼辦？

你想到剛才在禁書區翻書的時候有讀到，有一種魔藥可以短暫地讓人變成小男孩，並且討厭小男孩，但出於兩個理由你並沒有採用這種魔藥。

第一，這魔藥只是暫時性，治標不治本。

第二，這魔藥的其中一個材料是被燒過的女巫碎片。

你不由得看向旁邊女巫扮成的苦瓜，想不起對方有沒有讀到那本魔藥的書。你的火把對男巫和女巫一樣有效，如果趁其不備、對方手上又沒有足以稱為你弱點的男巫……

但萬一女巫知道你剛才也讀到了呢？你翻完的書隨手扔在旁邊，女巫是很有可能拿去再翻一次的。這女巫是個狠角色，對方已經起戒心的前提下很難得手……

忽然，女巫扯住你的苦瓜皮，結實地嚇了你一跳。

「哇啊、你、你幹什麼？」

女巫翻了個苦瓜白眼：「大驚小怪，回去討論作戰計畫了啦！」

你們回到霍格華茲討論起該怎麼辦。

「整理一下現在的狀況，那個厭童男巫符合我們要的解藥材料，可是他被一堆小男孩包圍，所以河馬不能去。」女巫看著你說。

「我去就行，一定把人弄出來。」大俠不知道為什麼異常踴躍，難道他打聽到那個男巫很有可能手持秘笈嗎？

「你可不能把人燒了。」

「絕對不燒！保證活著帶回來。」大俠誠摯地看向你，「我也想治好河馬兄的詛咒。」

「我也會一起去確保你不會再碰到貓。」

「你才是別把人燒了啊！」

見他們的討論已經漸漸底定不需要你去，你還在天人交戰，如果真像他們說的會乖乖把男巫帶回來，那也不需要魔藥、不需要燒女巫了。

你猶豫不絕，決定以苦瓜的身份偷偷開個安價，拐彎抹角地問，該不該相信他們？

『人在江湖混，哪有不被燒的道理，信他們一把，大不了最後一把大火讓全部人命喪火場！』

旅人的話如雷貫耳，好，那就相信他們吧！

你待在霍格華茲等待，女巫和大俠去可愛小男孩幼兒園區「拯救」那個男巫。

你在霍格華茲閒晃消磨時間，偶爾敲敲牆壁看有沒有密道，到魔藥學教室攪攪大釜，在海格的花園裡看看南瓜，恍惚間覺得外面那個喊打喊燒的河道離你如此遙遠。

這可不行，你是樂子人，要振作起來，要為世界燃燒貢獻心力！

你邊想著這些邊在長廊上散步，一個拿著封面空白的武功秘笈的老男巫突然出現，把秘笈塞到你懷裡後用超快的速度逃走了，你完全追不上，就算問牆上的畫像也只得搖頭和聳肩。

搞什麼呀？你用牆壁抓抓腦袋，只得把秘笈先收起來。



女巫和大俠在傍晚時如期扛著一個被五花大綁的男巫回來了，沒有背叛你的信任。兩人的衣服有點燒焦。

「那裡是男巫取得小男孩的一個據點，我把小男孩都放走以後就把那裡給燒了。」女巫得意地解釋。

有了手上沒有男孩的男巫，現在該來看看《男巫與燒烤》的下一步指示了。

原本只有一行網址的書頁果然浮現出下一步：「要把狐寶的布布包著一起烤。」

你把內容讀了出來，旁邊被綁來的男巫聽了瘋狂地扭動身子，他唯一還能自由活動的雙眼寫滿不願意。他顯然更寧願自己是被直接燒死，而不是和狐寶的布布一起被燒烤。但你哪會管他。

你們依舊是偽裝成苦瓜，找了一間公河的親子廁所蹲守，等到狐帶著狐寶來上廁所，換下布布的時候將之偷走。

不料，狐寶在你們即將溜之大吉的時候發現你們了。

「麻麻有變態偷我布布。」



狐立刻轉過頭，揮起拳頭追出來：「臭苦瓜！布布還來！」

一隻普通的狐哪追得上經歷了太多的你們？你們帶著狐寶的布布遠走高飛。



一回據點，就見厭童男巫掙扎了半天把遮住嘴的布條弄了下來，看到你們回來就慌忙地說：「等等！先別烤我！我知道還有個男巫手上沒有小男孩！」

你挑起不存在的眉毛：「我們都有你了，幹嘛還需要另一個？」

「萬一你們失敗了呢？總需要一個備用吧？」厭童男巫殷切地說，「現在99%的男巫都有小男孩了，要找下一個可沒有這麼容易！」

你們三人互看幾眼。大俠聳聳肩，「他說的有道理。」

「好吧，那另一個男巫在哪？」你問道，想著知道答案就可以把這個男巫先烤了。

「他被古神手下的女巫綁架了，凶多吉少，也因此沒分配到小男孩。我勸你們還是別浪費時間烤我了，趕快去救他吧。」厭童男巫硬擠出一個微笑，「如果他已經被祭天，到時候再烤我也不遲。」

禁書區就像維基百科一樣，你們很快找到了進入古神森林的方法：疊疊樂。



書還很貼心地附上參考圖：

黑河馬問號，你不懂古神的標準，難道是因為疊成這樣看起來比較容易被古神認成同伴嗎？

「你的體型看起來在最下面剛好。」女巫打量著你說。

「我才不要！我要在上面！」

「我也想在上面。」

「你們不能都想在上面，總不能是我在下面吧？」

你意識到這個對話發展有點奇怪，趕緊說：「我們交給上天決定！」

你們擲骰子來決定上下，結果是：

女巫：5

河馬：7

厭童男巫：1+10

大俠：20

厭童男巫：「為什麼我自動10起跳！」

你：「你什麼時候產生了你跟我們平等的錯覺？」

大俠：「起碼你不在最下面……」

女巫：「哈哈哈哈哈哈！」

考量到你確實太重，大俠很難一邊扛你一邊扛男巫最上面再疊女巫還要保持平衡，決定讓男巫揹著女巫。

疊疊樂開始。

「喝啊啊啊！」大俠彷彿用盡了天地之力，抖著將你們扛了起來，你似乎還聽到他一邊碎唸什麼「堅定河馬」。

另一邊，女巫騎在厭童男巫背上，一手拿著小刀一手拿著魔杖抵在男巫脖子邊，以防男巫趁勢作亂。

古神森林的通道被打開了。

你們踏入那條白色中隱隱摻雜五顏六色的通道。

你覺得腦袋一瞬間變得輕飄飄的，又在下一秒變得彷彿身負千斤。

你感覺不到被你壓在身下的大俠，眼睛一轉，大俠、女巫、厭童男巫，所有人都不見了。

你跨步想前進，卻踩了空。你好像漂浮在空中，同時又被死死定在那裡。

然後，你看到了，

那個小男孩樣貌的古神，

你理解了一切。



Fin.....?



〈第3.5串—時空的狹縫？〉

(本串推薦有機會到[原嘆](#)觀看完整骰歷程)

你是個普通的安價旅人，你從[第一串](#)女巫逃走就在追這個安價，見證[第二串](#)的男巫身陷危機，目送[第三串](#)的河馬一行人踏進通道。

這天，你看著凌晨流速緩慢的安價河，正在等安價主開第四串時收到了一條私嘆：「我知道你在那裡。」

什麼莫名其妙的私嘆，你追的安價都沒更新正煩著呢。

「最後的祭品，你等著。」

你隨手這麼回，扭頭打算繼續刷偷偷說，沒想到對方秒回：「祭品到底是誰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你回他，還配上盛竹如的表符。

這次對方沒有馬上回了，可能看你這個態度太隨意，一個巴掌拍不響地沉默了。

隨著窗外的太陽升起，安價河終於又活躍起來，你很快就把這個怪私嘆拋在腦後。

但是，你發現你不管在哪嘆怎麼骰，只要是有點數的骰面結果都是4、抽籤卡在大凶、硬幣卡在骨頭、buzz卡在黑色、連內褲骰都卡在布布.....就算你想懷疑嘆浪壞了，在安價主骰出這些骰面的時候，你偏偏又骰出了其他東西。

「小男孩古神，你再慫恿嘆神搞我，我就把你的小男孩溪邊尿尿照廣發到各大社群平台！」你對你房間的天花板怒吼。

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錯覺，世界好像安靜了一下。

這下你的骰全變成特殊骰了，你本來想趁機去乞幣，但整面特殊骰恐怕只會被檢舉。

有些安價主會把特殊骰當成骰中，你回了兩三個之後也不想繼續了，不確定性才是安價的趣味所在啊。



你到下面這嘆去找女巫求助，[👻 👻 - #karmago 尋找女巫旅人\(還沒被燒的\)](#)然而沒有人聽得懂你在說什麼，只覺得你安價玩多了，也有人建議你系統問題去找技術部。

就在你覺得求助無門的時候，有人給你投幣開了小房間。

「我也是安價旅人，我也收到了你說的怪私嘆。現在安價都玩不了了。」

這時，那個怪私嘆又彈出新回應來。

「玩得還開心嗎？」

你不回那個怪私嘆，轉頭繼續問那個安價旅人現在該怎麼辦。

「要獻上祭品才可以。」

這麼刺激？你一個普通阿宅拿什麼獻祭？

只好獻祭安價旅人了。

可是螢幕另一邊的陌生人，怎麼樣才能獻祭呢？

一個主意從你腦袋裡冒出來，你抬起手打上：「那只能獻祭自己了。你也碰到了一樣的問題不是嗎？你也一起加入吧。」

結果對面的安價旅人開始到處宣揚你才是真正的女巫，還曬你們的對話截圖。

雖然一切都在偷偷說中，但現在整個嘆浪都在等你掉馬。

你破灌破摔，曬出小男孩古神的小男孩溪邊尿尿照，並指稱安價旅人是河馬，燒來吃可以延年益壽。

嘆浪的用戶們覺得你果然是真正的女巫，好瘋。

你看了看骰出的數值，73，挺高的呀，沒瘋沒瘋……等等，數值？骰？

什麼時候San值變成能查看的數字？還是骰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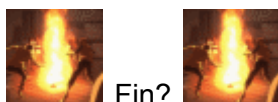
小男孩古神的小男孩溪邊尿尿照又是哪裡來的？你什麼時候有這種東西了？

你跟安價旅人的對話……那些話也不像你平常會說的。

一回神，你處在一片白色之中，那白色裡還隱隱摻著五顏六色。

然後，你想起來了，你是男巫。

你理解了一切。



Fin?

〈第四串－ Side 古神〉

祢們是小男孩古神的思念集合體，他們終於發現祢們的存在了。

宇宙的破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是從一串女巫不與河馬為敵，反而誓言要燒男巫的時候？

是從二串男巫窺見世界漏洞，敲響壽山動物園大門的時候？

是從三串河馬選擇相信夥伴，拿到那本不該拿到的秘笈的時候？

祢們不知道，但是他們確實發現祢們了。

指針從二串男巫要被獻祭的瞬間開始往前。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被控制的女巫將刀刃揮下，但沒能得手就被三串河馬重量級的軀體撞飛。

「河、河馬？！」男巫在劫後餘生和惡夢成真之間混亂不已。

「怕什麼？我對你沒興趣啦！你不是也已經知道一切了嗎？」河馬不耐煩地說。

男巫甩了甩腦袋，回憶起在「幻象」中的經歷，又看向河馬身後對他怒目而視但終究沒有出手攻擊的一串女巫。

當然，大俠跟厭童男巫也在，但他們滿臉困惑，不像是能聽懂這段對話。

「那我們現在該怎麼辦？」男巫問道，一邊揉著解開繩索後留下痕跡的手腕。

「當然是全力毀滅這個天殺的以小男孩為中心運轉的宇宙！」河馬激動地說，卻被女巫敲了下腦袋。

「先逃出這座森林吧，這還是『祂們』的領地啊！」

祢們決定影響他們的情緒，讓他們更容易憤怒跟猜疑。

「你打我幹嘛啦！」河馬一下就怒了，屁股一甩把女巫撞到祭壇另一邊跟被控制的女巫作伴。

「你有病吧？！我剛剛敲得這麼輕，但顯然你想要來重的是吧？！」女巫踩著同類爬起來，魔法掃帚也隨之騰空飛起，往河馬射過去。

河馬不甘示弱地抄起火把，兩人(?)扭打起來。

厭童男巫見狀想趁機逃跑，卻被大俠一把抓起，大俠嘴裡還嘶吼著：「堅定河馬儀式！」

祭品男巫欲哭無淚：「為什麼吵起來了！」

即使已經讓他們變得更加暴躁易怒，開始互相攻擊，祢們覺得場面還是不夠。過年嘛，畫面要更盛大一點，更喜慶混亂還要多點紅色。

『嘎啊啊啊！小男孩！』

『噶爾啊啊啊！正太！』

「現在又怎麼了？！」男巫被四周傳來的奇怪嘶吼聲嚇得反射性抓緊自己頭上的巫師帽，他往聲音來源處的森林看去，又差點像先前一樣吐出來。

無以計數的殭屍河馬和殭屍男巫現身，翻著白眼用眼白對著他們，一步步向前。其中一些殭屍男巫手上還抓著像是秘笈的東西。

「這些礙事的殭屍！」

本來就已經殺紅眼的河馬、女巫和狂熱中的大俠直接上演全武行，剎那間各種四肢五體散在空中和地上，像一串串爆竹爆炸開來，厭童男巫和被控制女巫更早就一命嗚呼。

因為這場混亂，他們的位置逐漸被拆開，慢慢遠離祭壇。

幾乎沒有武力值的男巫只能拚命逃跑，想辦法在這場大逃殺之中活下來。他躲到兩棵長在一起的樹中間形成的遮蔽處，喘著氣蹲下。他知道現在只要碰到河馬、女巫或是大俠之中的一人就會被殺掉，可是他憑自己又逃不出去。

回過神來——男巫甚至不曉得自己是怎麼在這種危機情況下分神的——一個小男孩已經站在眼前，而且不是隨便一個小男孩，而是他才在幻象中見過的小男孩古神。

他以為命要到頭了，沒想到古神開口就是一句：「把我的小男孩溪邊尿尿照還給我。」

小男孩溪邊尿尿照……小男孩溪邊尿尿照！

這是幻境中他拿來威脅古神、還公開在嘆浪上的關鍵道具，古神竟然真的這麼在意那張照片。

「還，我馬上還！」他說是這麼說，但是在翻找全身上下、把袍子裡裡外外連巫師帽都翻過來看三遍後，他實在找不到東西。連在幻象中他都不記得照片是哪裡來的了，現在更沒有頭緒。「我真的很想還，可是照片不在我身上！」

「看來照片確實不在你身上。」古神掐指不知道在算什麼，嘴裡念叨著：「嘆神居然把東西藏那裡去了……」

男巫看古神猶疑一陣，最後才插著腰對他說：「照片在河馬手上，你要負責去給我搶回來。」

他的慌亂立刻升級，「我手無寸鐵，要怎麼才能從河馬手中搶東西啊？！」

「我們討論過了，雖然我們之中有些什麼都不想給你，但有些願意給你提供幫助。」

古神從左邊口袋裡拿出一個紅包，「這裡面有『新年快樂，OO拿來』咒語，你自己斟酌使用。」

古神從右邊口袋翻出一個苦瓜，「這是苦瓜，拿好。」



男巫不知道這兩樣東西能做什麼，但總比什麼都沒有強。他趕緊把苦瓜和紅包都放進口袋。

「如果你運氣好，還能得到一個幫助，但這就看你的造化了。」古神說完拍了拍手，消去蹤影。



鏡頭轉到女巫這邊，她把河馬給追丟了。

「可惡，那些擾亂視線的殭屍！」女巫氣得跳腳，雙手握著掃帚瘋狂拍打已經基本被她打得支離破碎的殭屍河馬。

她的思緒深處還是隱約記得離開這座森林才應該是首要目的，可是她太氣了，只想把那隻欠揍的河馬敲死。她現在完全能體會苦瓜揍鵝叔的心情。

她停下揮動掃帚的動作，用前臂擦去臉上有點妨礙視線的血跡。周圍的殭屍暫時被她清出一片領域，樹林和灰白的迷霧大大降低能見度，已經完全判斷不出祭壇或他們抵達森林的地方在哪個方向。

「我知道你們在看著！」她張開雙臂，對天空高喊：「有本事踹共啊！」

面對女巫的挑釁，祢懶得搭理，直接投下跟祢小男孩稱號頗有淵源的胖子炸彈。

「靠！」女巫大罵出聲，她用一秒鐘的時間思考後跳上掃帚，筆直衝進她先前殺出來的殭屍屍山中。

先前河馬群能從小男孩炸彈中倖存，那神奇的厚皮還是很有效的，她只能在這上面賭一把。

『砰！』

一瞬間天搖地動，女巫剛把自己塞進殭屍堆中間就又被炸得飛了出去。

但她似乎被那些屍塊完美包覆，又跟著落到地上。血腥味、新鮮的屍臭味和殭屍味很快都被蛋白質燒到碳化的味道所覆蓋，加上可怕的高溫，她以為自己會直接被蒸熟，也無數次地暈過去。

可是她活下來了。

不知昏迷多久，當她狼狽地從焦炭中爬出來，恍惚間看見空中有個長著翅膀的撲克在飛。

她從乾啞的嗓子擠出一句：「謝謝……」

撲克雀躍地旋轉幾圈，轉眼消失不見。



鏡頭再次轉移，大俠正在嘗試獻祭殭屍河馬。

當殭屍之亂爆發時，大俠很快就注意到那些手上拿著疑似秘笈的殭屍男巫，他興奮地開屠，心想就算那些不可能都是黯然消魂掌進階版，也可能是些好秘笈，當然，能有他的目標在其中會更好。

但打著打著，他很快發現那些殭屍手上的「秘笈」其實是金紙冊、春宮圖、金瓜獎懶人包、沒更完的安價之類他不需要的東西，半本秘笈都沒有。現在原本的河馬隊友失蹤了、把河馬變成堅定河馬用的祭品男巫死了、備品男巫更不知道跑哪去，真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正太噁啊啊啊啊——」

旁邊一直被他擱置的殭屍河馬的聲音在這時傳了過來，他靈機一動。

這些能算是堅定河馬嗎？

大俠迅速擊倒幾隻殭屍河馬，並拿出先前在霍格華茲禁書區找到的《論獻祭一隻堅定河馬的各種好處及能力提升法》。

大俠不確定堅定正太控能不能算是堅定河馬，又或者一定要完全不受正太蠱惑的河馬才算數，現在也只能先拿一隻試試了。

大不了就是再抓殭屍男巫給殭屍河馬執行堅定河馬儀式，正好狐寶的布布當時交給他保管。

他翻開書頁，書上指示的獻祭儀式是觀看哈利波特馬拉松，難道是要透過觀看正太電影來考驗堅定程度嗎？不過哈利波特到後面幾集的時候就已經不是正太了吧？

大俠不懂魔法相關的事情，只能想辦法照做。首先要先找到能放映哈利波特馬拉松的設備.....



鏡頭回到男巫這裡，他拚命帶著苦瓜左閃右躲地穿過森林，努力尋找殭屍稀少路線的結果就是撞上那幾個能夠清除殭屍的狠角色。

「我身上沒有你要的秘笈！真的沒有！」在看到大俠的第一眼他立刻雙手舉舉呈投降狀。「而且看看我手上的小苦瓜，這也是一種小男孩，所以我不符合祭品資格了！」

大俠狐疑地看著他，「你怎麼知道我在找什麼？」

因為他理解了一切.....但他不能這樣跟大俠說，只好胡謔：「你為了秘笈燒了這麼多男巫，是個男巫都該知道。至於祭品的事，是厭童男巫死前告訴我的。」

這些理由還算合理，大俠暫且半信半疑地接受。

暫時擺脫生命危險，男巫鬆了口氣，問道：「你現在是什麼打算？要找其他人會合嗎？」

他猜測大俠還想找河馬執行堅定河馬獻祭儀式，可以搭上順風車最好。

大俠於是跟他解釋了現況。他也坦言自己有需要找河馬拿東西，兩人達成彼此幫助的協議。

「哈利波特馬拉松.....？」他下意識看了看荒涼的古神森林，「這裡很難有你需要的東西吧？我這裡的這個咒語不曉得能不能幫上忙.....殭屍身上總不會帶著螢幕什麼的？還要接串流服務？這裡有網路嗎？」

「這裡只有殭屍河馬和殭屍男巫.....」他們集思廣益的途中大俠靈光一閃：「男巫會帶著哈利波特！我見過的，你就跟殭屍男巫要哈利波特！」

他不確定這樣能否達到條件，但大俠對這個想法感到十分興奮且立刻實行，很快從周圍引來一堆殭屍男巫，他也只能硬著頭皮上了。

「新年快樂，哈利波特拿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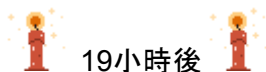
世界安靜了三秒。

然後，他怔怔地看著一個第一集年紀的哈利波特從殭屍群中噴出來，被大俠穩穩接住。大俠把哈利波特安放在一棵樹下，將已經沒用的殭屍男巫收拾乾淨。

「現在呢？」男巫呆呆地對被綁來的哈利波特發愣。

「就讓他來演足哈利波特馬拉松吧！」

就這樣，哈利波特度過了痛苦的十九小時獨角戲。
殭屍河馬一直對哈利波特發出「正太太正太」的叫聲，被大俠壓著。
男巫早就不忍觀看，在一旁休息。



19小時後

「終於！！」

一本秘笈散著神聖的光芒從天而降，大俠興奮地放開壓著殭屍河馬的手要去接秘笈，沒想到——

「啊吧！」

殭屍河馬一口吃掉了那本秘笈。

「不——！！！」

大俠立刻用力痛揍那頭殭屍河馬的肚腹，一下、兩下、三下，直到河馬幾乎把整個胃都翻吐出來，掉出那本已經變得黏答答的秘笈。

大俠皺起臉，用兩根手指夾起秘笈，走到已經演到累倒的哈利波特身旁，拿巫師袍盡量擦乾。還好秘笈沒有被吞下肚太久，除了書皮跟頁緣被沾濕，內頁大多都還是乾的。

大俠緩緩翻開書頁，睡飽了的男巫也好奇地走過來看。

「這寫的都是什麼呀？」男巫看著上頭奇形怪狀的文字，「不是中文吧？殭屍文？古神文？這樣能用嗎？」

男巫說著還後退兩步，很怕大俠會因為白費功夫而發作。

「文字看不懂，但勉強可以修練。」還好大俠並沒有生氣，指著內頁豐富的插圖說：「經常閱覽各式秘笈，憑文字段落長短配合插圖便能悉知一二。」

「太好了。」男巫鬆一口氣，「已經過快一整天了，我們該去追蹤河馬了吧？」



鏡頭又轉，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全隊盯上、且身上藏著兩件寶物(?)的河馬還在到處爆氣，打著殭屍洩憤。



忽然，伴隨著神聖的音樂，一群看不清臉的人形存在背著七彩聖光由高空翻轉而下，並在地面堆疊踩上彼此的肩、拉上彼此的手，這形狀令河馬感到眼熟——



ㄍ！這不就是他們進古神森林時禁書插圖的疊疊樂嗎！
原來那個進入方式真的是在模仿古神嗎！
河馬心中頓時彷彿有一萬匹草河馬在奔騰。

「我們！」
「是！」
「古神！」
「高空！」
「啦啦隊！」

一句入場詞硬要拆成五段來講，每一段還搭配不同的啦啦隊隊形和不同顏色的背光。

「我們！」
「可愛！」
「又迷人！」

古神高空啦啦隊員用各種隊形比愛心、用雙手食指戳臉頰，雖然背光太強，河馬始終看不見牠們的臉，但想必除了肢體動作外正在擠眉弄眼。

「好啦！我早就知道祢們是反派角色了，現在可以請祢們回白洞尋找白色的明天了嗎？」他完全不知道這些意味不明的傢伙在幹什麼。

啦啦隊員一個接著一個前空翻跳下疊疊樂，一邊擺出各種堪比JOJO立的姿勢，一邊做出自我介紹(?)。

「隱藏著黑暗力量的鑰匙啊！」



「將我的心unlock！」



「今天中午要吃什麼？」



「明仔載的氣力，今仔日給你攞便便！」



原來是庫洛魔法使、守護甜心、人生難題和保力達B。

河馬不知道該不該慶幸這些不是小男孩古神，想想古神森林不只有小男孩古神好像挺正常的。

但這四個湊在一起到底打算做什麼呀？！打擊惡勢力再用保力達帶給受害者前往明天的氣力嗎？那人生難題又是負責幹啥的？

「為了貫徹愛與正義！」



「為了守護幸福和平！」



「我們要回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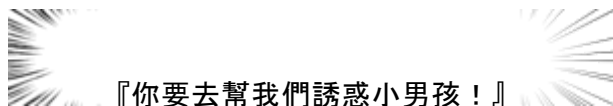


「小男孩古神！」



啦啦隊員扭著身體雙手往河馬的方向一指，

『為此，我們需要你的幫助！！』



「蛤？」反了吧！應該是河馬被小男孩誘惑、啊呸呸，他才不會被小男孩誘惑，但他也不會去誘惑小男孩啊！

「要是我能誘惑小男孩，就不會搞到現在這樣了！」他抗議道，原本一切就是從小男孩古神開始的惡意，讓他和同伴們經歷各種因小男孩而生的痛苦。



「只有一個辦法有效！」

庫洛魔法使古神站上前，用啦啦隊綁帶當眼罩擋住自己的雙眼；保力達B古神則站到一小段距離外，隨手掏出保力達B來喝，裝作隨意輕鬆的樣子。

接著，就見庫洛魔法使偷偷摸摸地上前，用怪叔叔的聲音對保力達B說：「孩子我看你根骨清奇，要來修煉武功成為天下第一大俠嗎？」

保力達B就像觸電一樣跳了起來，扭頭對庫洛魔法使高喊：「要！秘笈在哪？」

庫洛魔法使隨即拿一個巨大出麻布袋把保力達B套住，脫下啦啦隊綁帶比出勝利V字。



河馬看懂了，這是在告訴他要這樣誘惑小男孩。其他古神提供的方式應該不會有錯，可是這樣想來……難道他們碰到的那個大俠也曾是被河馬誘惑的小男孩嗎？

河馬感到有些細思極恐。



「那就交給你啦！」

啦啦隊古神們又一蹦一跳疊起金字塔，在聖光中消失了。

炸完女巫、惡搞完大俠，祢心情很好，正坐在苦瓜王國重建後的披薩店裡舒舒服服地看哈利波特馬拉松，吃著BBQ女巫河馬混搭口味披薩，翹著腳等待男巫幫祢把溪邊尿尿照搶回來。

忽然，祢像是受到什麼感召似的，放下披薩關掉電視，穿越回到古神森林，看到那個躺在地上、在祢眼裡閃閃發光的巧虎玩偶。

祢撿起玩偶翻看，還試著在玩偶掉落的地方找找有沒有遊戲光碟，因此沒能注意到矇著眼向祢靠近的河馬。

「孩子我看你根骨清奇，要來修煉武功成為天下第一的大俠嗎？」

在聽到這句話的瞬間，祢意識到這一切都是陷阱，可是為時已晚，祢的身體已經按照條件反射動作。

「要——」

視野被麻布袋遮蓋，祢發現這麻布袋帶著其他古神的力量，無法輕易掙脫。祢在布袋口即將封上之前調動神力，讓正在尋找河馬的男巫和大俠能正好找到這裡。

男巫和大俠不知道小男孩古神動了手腳，只以為他們就是在森林中打轉著就找到了河馬。他們到達時，河馬正氣喘吁吁地摘下眼罩，用力把麻布袋綁緊。

大俠覺得這是個出手的好機會，一個飛踢把河馬踢倒，圓柱般的身體翻滾了好幾圈，但始終緊緊抓著麻布袋不放。

「布袋裡裝著什麼？該不會是秘笈吧？！」

河馬本來想回「秘三小！是古神啦！」又想到大俠搞不好都是被誘惑的小男孩古神分靈體（？）
，趕緊改口瞎掰：「是魔法少女們的魔法道具！！你們用不到啦！」

大俠雙臂交叉在胸前，眯起眼睛狐疑地看著河馬。從那本獻祭殭屍河馬所得到的秘笈上，有些詞彙他還是能神奇地看懂（雖然完全不懂字詞含意），這之中好像就有河馬口中的「魔法少女」。

大俠還在短暫琢磨、河馬還在掙扎翻身，男巫趁機使出咒語：「新年快樂，小男孩溪邊尿尿照拿來！」

但跟上次要哈利波特時不同，這回沒有任何東西從河馬身上掉出來。

男巫震驚、男巫疑惑、男巫害怕，難道這個咒語只能使用一次嗎？太糟了，或許他就不該先幫大俠！大俠自己應該也能從殭屍男巫那裡搶到哈利波特的啊！

男巫還在苦惱，這邊大俠已經琢磨完畢，他不相信河馬，他該拿河馬來試新秘笈的新招式；男巫要的東西他姑且也記著，打一打應該就會出來了吧？

「愛、勇氣與希望，魔法公主神聖誕生！」

他飛身向河馬躍起，邊揮出一掌邊喊著秘笈上寫的招式名，在這古神森林裡竟是連刪除線都能唸出。

然而，這一招出去，卻並沒有大俠想像中的排山倒海之勢，他感到所有應該脫掌而出的勁力又從指尖彈回來，經過手臂傳回軀體，震動他全身的筋骨，每根肌肉都像燒起來一樣灼痛。

這是——反噬嗎？！他果然不該太過自信去學他無法完全讀懂的秘笈嗎？

男巫和河馬目瞪口呆地看著大俠發出光芒、並在光芒中痛苦哀嚎，然後光芒逐漸減弱，他們能夠重新看清大俠的樣子……大俠的樣子？

光芒完全消退，但是哪裡還有什麼大俠，分明是一頭河馬！

大俠居然變成河馬了！

震驚之餘，某個想法飄過男巫的腦袋，他顫巍巍地對大俠、不對，大俠河馬說道：「新、新年快樂，小男孩溪邊尿尿照拿來。」

一張照片從大俠河馬的身上掉了出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俠河馬終於忍不住放聲大叫。